

谢中霞艺术展,盛满春天里的色彩

“春天里——谢中霞艺术展” 艺术分享会圆满举行



展览现场嘉宾合影

“春天里——谢中霞艺术展”于2026年3月17日在淮安市美术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淮安市美术馆(书画院)承办,北京国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协办,集中呈现了江苏省美术馆、江苏油画雕塑院专职画家谢中霞的艺术创作成果。

3月18日下午2:30,一场精彩的艺术分享会在淮安市美术馆1号展厅举行,众多艺术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谢中霞的艺术创作展开深入交流。

分享会上,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崔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张友宪,江苏省美术馆、江苏油画雕塑院院长孙俊等专家先后发言,对谢中霞的艺术造诣给予高度评价。专家们认为,谢中霞的作品兼具东方写意与西方现代艺术特色,融合女性柔美与艺术张力,既扎根传统文脉,又勇于突破创新,以浓烈的色彩和细腻的情感,将生命、自然与女性精神融入画面,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淮安市文化建设研究会会长、一级调研员王维国则提到,谢中霞的作品藏着赤诚童心,在写实与意象间游走,兼具超现实的浪漫,极易引发观者共鸣。文化学者、策展人、美术评论家谢海表示,谢中霞的创作兼具江南文化视角与多元师承,十余年间贯通多种艺术媒介,题材与技法皆为外在呈现,其思想内核始终一脉相承。本次展览全面梳理了她的艺术脉络,集中呈现其创作坚守与精神追求。

谢中霞在分享中谈及自己的创作理念,她表示,艺术不应局限于复制视觉所见,更需传递精神



展览研讨会现场



展览现场

关照,自己始终尝试通过不同材料和形式打破艺术边界,将生活感悟融入创作,坚守艺术的真诚。

淮安市美术馆(书画院)馆(院)院长于露在致辞中表示,各位专家的分

享带领大家走进谢中霞的油画世界,让观众得以更深刻地感受其作品的艺术魅力。

活动现场,谢中霞还向淮安市美术馆捐赠了作品,淮安市美术馆(书画院)馆长徐为琴接受捐赠并颁发收藏证书。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观众可在淮安市美术馆1、2号展厅免费观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卞唯伟



谢中霞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江苏省美术馆、江苏油画雕塑院专职画家,一级美术师。

出版:《谢中霞油画作品集》《谢中霞——影像的背后》《中国油画名家画库——谢中霞画集》《中国美术大事记——2009谢中霞艺术创作状态》《中国美术大事记——2010谢中霞艺术创作状态》《中国美术大事记——2011谢中霞艺术创作状态》《中国美术大事记——2012谢中霞艺术创作状态》《中国美术大事记——2013谢中霞艺术创作状态》《谢中霞纸本——2014》《当代美术家代表作品集——谢中霞卷》《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创作与研究系列——谢中霞卷》等多部画册。



《万物生之一》220×220cm 布面油画 2024



《江南忆》180×150cm 布面油画 2011



《谷雨》150×150cm 布面油画 2022



《飞鸟集之三》160×180cm 布面油画 2023

织梦·造园·绘心

□张新英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谢中霞的作品总是让人想到“梦”,也的确和“梦”有些许关系,她说:“平日里置若罔闻的生活中的实景,冷不丁地看在眼里,冷不丁地浮上心头,总像梦幻,而梦中所经历的又极为熟悉,极为自然。这些留在记忆里的生活感受片段成了我的绘画主题,不仅是因为她的结构与色相,更重要的是她的存在状态。”她画《梦魇》《受伤的人》《生病的孩子》《午夜》……她想“如果植物也会有梦,那么他们最常梦见的一定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阳光。”(《谢中霞《生命的喜悦》》)

谢中霞的作品也如梦境,总是给人一种隔着一层薄纱,与那洞察一切的眼睛沉默对视的感觉。一如《梦魇》《受伤的人》《生病的孩子》中,那个人就站在那里,透过帷幕注视着自己。那只手,就停在那里,带着干燥的暖意靠近自己,满怀悲悯。然而自己又何尝不是那个人,不是那只手,不是那双淡然而冷寂的眸子呢!当然,如果因此就断言谢中霞的作品来自梦境,那一定是浅薄的,她只是游走在似与不似、实与非实、此在与彼岸之间,将那一缕对现实世界的疏离系在“梅雨中的江南”和那些“湿漉漉的心绪和往事”上(《谢中霞《梅雨江南》》),编织成供自我栖居的精神梦境。时间久了,便再难分清哪个是真,哪个是梦,何为蝴蝶,何为庄周。

“对于园林的定义,最贴切的还是‘城市山林’这一说法,这一词颇有趣味:‘城市’是繁华的缩影,但好像又与嘈杂分不开;而‘山林’二字,却勾勒一种自然环境,一种宇宙本身的幽静与深邃;园林融二者之妙,恰到好处。”(《谢中霞《失园记》》)

空间是谢中霞艺术表现中特别重要的元素,尤其是错位的次元空间,几乎成了她绘画作品的标志性视觉符号。那是一片虚拟与真实的交叉地带,看似写实,却总是有着不合理的提示着空间的非真实性。那是一片无限延伸的未知领域,散发着邀约和神秘的气息,总是有着一个出口通往未知,似乎只要走过那扇门就可以抵达,然而貌似合理实则错位的空间关系却令画面中的那寥寥数步成了无法跨越的距离。那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次元空间,貌似开放,他却无法涉足。这让他想到江南的园林。她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失园记》,专门来论述江南的园林,她在作品的空间表达上也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园林美学的影响,比如在画面的空间层次上,喜欢“借景”,或利用门窗和栏杆乃至近景树木的框架和漏透作用恰到好处地将中景及远景摄入,从而给人一种似隔非隔、欲见还休的含蓄之美。或利用远处的画面与近景的空间形成呼应,强化空间的私密与空寂;比如在空间的延展上,喜欢“婉转”,缘着由暗渐明的光线指引曲折而行,由此提示画面的空间变化,让观众自己去完善未表之意、未语之言;再比如在作品与他者的关系上,喜欢“入景”,通过一些微妙的暗示提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园林的景充满不确定性,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看到不期而遇的风景,或者不期而遇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谢中霞在《失园记》中写道:“江南的

园林实际上是二维的水墨山水建构在三维空间中的物质再现。”而造园的原因在于“小时候家里都有个小院子,如今大家都住进了楼房,失去了树荫与天空。与庭院一起消失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建造的自由和作为个体的‘人’与土地的关联”,而“我们真实拥有的,都只是平凡的现实生活,只有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理想,诗意的栖居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谢中霞作品中错位的次元空间又何尝不是她苦心营造的“园林”呢!

“艺术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救赎方式,艺术家为此目的而受到召唤,渴望寻回未受到世俗文明和现代都市生活污染之前的简单、真挚和纯洁。”(《谢中霞《生命的喜悦》》)

看谢中霞的画像是一场心的旅行,《马背上的故事》《忆江南》《青春纪事》《我们的时光》《故园》《绿沙发》《空椅》《生活在别处》……一个个系列作品,将一颗易感而坚韧的心,通过唯美却矛盾的感受、继续却错位的情感,呈现在观者的眼前。谢中霞的画有着很浓郁的剧场性,帷幕一重重拉开,故事一幕幕上演,而她像观看演出一样凝视着空间中的自己,沉浸而专注,宁静又淡然。

“剧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带着一种对空间场域的特殊塑造性。作为一个人与人互相遭遇的特殊场所,它用一种隐性的阐释方式,在人和他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打开精神情感会话的通道。“剧场”是谢中霞作品中的空间铺陈,《夜》《夏》《不眠》……一幕幕故事在空间中展开;马是谢中霞作品中的时间隐喻,《马背上的爱情》《马背上的故事》《马背上的时光》《男孩与马》《骑马的女孩》《我们的时光》《夏至》……正应了那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时光转瞬即逝,空余《有蝴蝶的静物》《有结婚照的静物》《有花鸟的静物》留在清寂的舞台上,一如《忆江南》中泳池边“唐马”与“宋鸟”的诡异对视,让人不由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由此“出发,向‘存在的意义’展开追问。世纪之交,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的飞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使存在的意义受到挤压。时间的割裂感和空间的碎片化使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支离破碎,感性的艺术家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来自“智识阶层”的集体焦虑,于谢中霞,便表现为带有疏离感的审视和满怀悲悯的自我关照。于她而言,艺术是一个心灵的救赎方式,而她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把画中的那个人从孤寂中解放出来。此时,剧场赋予了此在以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的合理性,也从而构建了新的合理性的存在。

1967年,著名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出版小说体社科著作《景观社会》,1974年同名电影上映,非常精准地切中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本质,提示出虚幻与真实、过去与当下,此在与彼在的不确定性。一切自然物都可能是即时性、碎片化、虚拟化的表象,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脚踏于虚实、幻象与真实之间,又凭借什么来确认并证实自我的真实存在呢?谢中霞很笃定地认为:“人类一定是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存在,绘画应该是对这种精神的升华。”她以这种坚持和笃定为线,在《数独游戏》《马儿的黄昏》《微风吹过》系列作品中,把时间和空间的碎片串联成新的逻辑和秩序。

白驹过隙,岁月悠然!



《对话》100×80cm 布面油画 2025



《正午的蜀葵》150×150cm 布面油画 2021



《飞鸟集之十二》93×70cm 纸本设色 2022